

10月中旬,河北深州监狱向新监狱搬家的进程开始加快,起因和犯人王振轻9月11日越狱有关。

此次越狱事件中,王振轻能轻易打开铁门大锁,穿越高压电网,凸现深州监狱管理漏洞。

狱中工作人员反映,监狱为节省电费,有时会拉闸限电;狱侦科科长韩明进表示,犯人在狱中会使用手机,且很难查处。

监狱教育科科长孙保明认为,监狱管理混乱,和监区一直实行的承包制有关。实行承包制后,监狱越来越重视经济,而不重视对犯人的改造和规范化化管理。

如今,因为王振轻越狱,深州监狱监狱长霍新发等被免职,当时二监区的李慧清等两名值班狱警,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9月14日,一名武警战士在深州监狱哨塔上执勤。9月11日,罪犯王振轻从这里越狱逃跑。

发生越狱的河北深州监狱被曝管理混乱

监区实行承包制 为省电费拉闸限电

八成囚犯有手机,甚至能视频聊天

现金、白酒甚至宠物猫狗都能带进大牢

一些犯人自己就配有钥匙

深州监狱分19个监区,容纳犯人3000多人。王振轻2010年5月因盗窃被抓,获刑10年,今年1月入深州监狱服刑。

他所在的监区,因犯人工作是制作鸟笼,因而又被称为鸟笼监区。

每天收工回来后,犯人们会回到位于监狱东侧的监区生活区,点名后各个监区的铁门都会被一把巨大铁锁锁住,直到第二天5点左右才会由值班狱警打开。按规定铁门的钥匙是由当天值班的狱警随身携带。

在铁栅栏门内,有担任坐班员的两名犯人看守;门外的值班室里,则有两位值班狱警看守。

王振轻要走出监区,必须要打开这道铁栅栏门。

王建华9月6日刚从深州监狱出狱。此前,他在老残监区服刑11年。老残监区紧挨着鸟笼监区。王建华和王振轻有过数次碰面,他发现王振轻极少与人交流。

王建华不知道王振轻是如何打开铁锁的,但他说,深州监狱的钥匙管理不严格,一些犯人自己就配有钥匙。

深州监狱狱侦科科长韩明进告诉记者,值班狱警并未参与协助王振轻开锁,而是在睡觉。王振轻从铁栅栏门里面伸出胳膊,可以够得到铁锁,进而用工具将铁锁打开,逃出了鸟笼监区。这个工具是不是钥匙,韩明进没有说明。

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离岗,也不能睡觉,但记者却了解到在深州监狱的狱警值班室里放置了床。

如今这些床已经被全部撤掉。监区铁栅栏门靠近锁的位置,也焊接上了一块铁板,防止有人从里面伸手够到锁具。

监狱省电费拉闸限电

深州监狱共有两道电网,整个监狱外墙竖有电网;犯人的生活区也用围墙圈起,墙上也布有高压电网,被称之为小电网。架设在生活区围墙上小电网并不高,跳起来便能抓到电网电线。

王振轻需先穿越这座小电网,才能翻出生活区。

王建华说,9月11日王振轻越狱那天,他和一位在狱中服刑的犯人在手机网上聊天,这名犯人告诉他凌晨4点多监狱停电了,大约停电两个小时左右。

深州监狱办公室工作人员陈海峰说,有时监狱自己会拉断电闸。因为国家每年都会把电费预先划拨到监狱,监狱为省下电费,会节约用电。

狱侦科科长韩明进不同意监狱断电这种说法。他说,王振轻用一根聚丙烯管子支起了高压电网,从支起来的空隙翻墙跑了出去。

“电网的间隙有些大。”韩明进说。

在王振轻越狱事件发生后,深州监狱的电网加密了。9月27日,工作人员检测了电网电压,小电网电压是6300伏,外墙电网是3000伏。

“倒爷”向狱中贩卖手机和手机卡

王振轻到深州监狱不满一年,为什么想要越狱,生活科狱警郭秋满说,他可能想回去处理家庭问题。王振轻此前给妻子打过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男子接的。王振轻想回去看个究竟。

至于王振轻是用手机,还是用狱中公用电话和妻子联系,狱侦科科长韩明进说,应该用的是狱中公用电话。

有过和王振轻数面之缘的王建华说,他不清楚王振轻是否有手机,但他知道,监狱中八成以上犯人都带手机,没手机的也会带一张手机卡,需要联络时,借别人手机换上自己的卡打电话。

监狱中有十几部公用电话,每分钟2元。在监狱与外部通电话有着严格的规定,只能打往登记的几个号码,而且通话内容要在一定的管控之下。

王建华说,所以犯人们更愿意用手机。

王建华介绍说,在深州监狱,最早的手机只用来与外界通电话,后来一些较好的手机有了蓝牙功能,犯人在监区内楼上楼下便能通过

蓝牙连接,互传文件。2007年之后,深州监狱里有了智能手机、3G卡,犯人甚至能通过手机上的QQ软件,同监狱外面的人视频聊天。

深州监狱所在地叫高古庄,这是一个经济不怎么发达的农村。村里,有大小近10家手机通信店,主要办理开号、缴费、售手机等业务。

一些来自衡水市、安平县的人也通过关系往监狱里送货。他们送货的量更大,每次至少500张手机卡。

王建华说,能够较为自由出入监狱的人都能扮演“倒爷”的角色。比如值班狱警、与监狱有业务联系的客户、监狱职工等。

据介绍,监狱也会严查手机,如被抓到就会关闭还要罚款。2011年年初,监狱生活区安装了手机屏蔽装置,就是防止犯用手机。但在没有被屏蔽的生产区,还是能使用手机。监狱严查时,手机和手机卡就被用塑胶手套或罐头瓶装起来藏匿在车间各个角落或者埋在土里。

狱侦科科长韩明进对此回应说,监狱对手机问题也在查,但很难打击。



深州监狱西门外的手机店,越狱事件后该店生意冷清。

几乎没什么带不进监狱的东西

王建华曾在狱中服刑11年。他说,那些“倒爷”神通广大,几乎没什么带不进监狱的东西,手机、现金、白酒,甚至宠物猫狗都带给了犯人,当然“倒爷”会收取高昂的费用。

现金在监狱是违禁品,它能帮助犯人逃跑。

据王建华介绍,带入现金也有很多渠道,有的直接由家属把钱打到狱警的卡上,1000元抽走100元作为酬劳,狱警再将钱带给犯人。

第二种渠道就是在接见楼接见犯人时交到

犯人手中,还有通过送货的、送饭的、客户、监狱职工带进来。

记者就此向狱侦科科长韩明进求证,韩明进表示他不知情。

王建华告诉记者,犯人会用现金购买食物、高价物品,甚至用来赌博。

王建华称,在几年前,有犯人在监区赌博。犯人杜红舟(音)因赌博被查后,被调往其他监狱服刑。

监狱办公室工作人员陈海峰证实确有此事。

探因

监狱实行承包制 不重视犯人改造

对于深州监狱的管理混乱,教育科科长孙保明认为,这和监狱实行承包制有一定关系,实行承包制后,监狱越来越重视经济,而不重视对犯人的改造。

深州监狱的承包制实行于2003年,由当时的监狱长刘贵卿力倡。

所谓的大承包制,是指深州监狱的所有生产监区以及监狱医院、接见楼等全部承包给狱警,谁给的承包费用高,谁就来做监区管理者,即监区大队长。

王建华说,深州监狱伙食等方面很差,而且实行承包制后,只有劳动。犯人的工作时间逐渐延长,5点起床,6点钟便到车间吃饭、上工。

工作任务定得很紧,一个监区300人左右,只有很少的人能完成任务。犯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在干活,而晚上收工时间更是一拖再拖,有时到晚上10点还不能收工。

老残监区一般都是有病的犯人,没有多少劳动能力,任务相对较轻,每人每天要做完28元的任务。老残监区的任务是糊礼品盒,每个9厘钱,这就意味着每个人要糊3000多个才算完成任务。

“在承包制施行期间,从来没有上过思想教育课。”王建华说。

教育科科长孙保明承认,虽然承包制初衷是好的,但后来完全走偏了。

盘点

深州监狱“越狱”屡发

1993年10月16日

一名犯人欲借棍子爬上墙头。后巡逻武警当场鸣枪,犯人慌乱中右手触到高压电网,不治身亡。

1999年12月1日

犯人庞安义(音)在农业队(即农业监区)收工时藏匿在农田里,于晚间在农业队西侧大墙借助长棍翻墙逃走。

2002年5月3日

服刑的在押罪犯倪吉春勾结刑满释放人员马广存,以马广存到狱中探视他为名,趁狱警不备,二人互换了衣服,后倪吉春携带马广存的出入证偷换了自己的照片,从大门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倪吉春越狱潜逃257天后被抓。他的越狱也导致了当时的狱长乔新月被免职。

2005年

鸟笼监区的一名叫张志华的犯人越狱逃脱。监狱的一位女客户在监狱加工皮手套,这位女客户与张志华关系密切。而最终,这位监狱的女客户蹬着三轮车将张志华藏在装手套的大编织袋里,从大门蹬三轮车直接出去,直到8天后,张志华才在秦皇岛被抓。

2006年

老残监区的一个绰号“小神经”的犯人趁下雨,踩着水桶从厂区大墙翻出。到大墙边还询问武警从哪里能出去,被武警控制送了回来。

2008年

4个犯人欲从下水管道爬出东大墙,最后狱警发现东大墙内的一个下水管道的井盖打开着,按照这个线索才发现4名犯人卡在在了下水管道里。 据《新京报》